



龙潭湖风波

LONGTANHU FENGBU



龙潭湖风波

LONGTANHU FENGBO

南汇县文教局创作学习班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短篇小说集，是南汇县文教局举办的“三结合”创作学习班的成果，包括《龙潭湖风波》等六篇儿童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农村少年儿童的战斗生活，有的写他们机智勇敢，同破坏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作斗争；有的写他们坚持原则，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，同损害集体利益的自私自利思想作斗争；表现了农村少年儿童高度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和朝气蓬勃的战斗风貌。

这些作品具有上海农村的生活气息，有一定的儿童特点，适合小学中年级同学阅读。

目 录

龙潭湖风波·····	蔡振兴(1)
风雨之夜·····	周国辉 陈树璟(24)
小艄公·····	陆德阳(38)
小闯将·····	秦 节(54)
三个鸡蛋·····	沈卫平(66)
石龙虎和他的伙伴·····	吴佳鹿(81)

龙潭湖风波

蔡振兴

龙潭湖是个美丽的湖。

她圆得象面镜子，足有三、四亩水面；湖水清澈明净，湖中水草丰茂，湖面上余着荷叶、菱角、浮萍，沿湖放养着江南著名的牧草——水葫芦，湖水中嬉游着各种品类的淡水鱼，湖岸上丛生的芦竹，枝干高挺，剑叶青葱，给龙潭湖镶上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。

管理龙潭湖的雷老松已经七十岁了。他很爱龙潭湖。可是，龙潭湖南侧那块叫做龙鼻子的高地上，西瓜成熟了，队委决定他望西瓜去，并且要他物色两个红小兵来管理龙潭湖。雷爷爷思索着这个班该交给谁？他把队里正在度暑假的红小兵们排了下队，掐指算去，觉得他的孙子雷大猛比较合适。论水性，一个“鱼鹰钻”能穿过龙潭湖；论勇敢，去年还把一条偷吃牧场里小鸡的赤练蛇甩到半天空；论心计，地主

石小麻子的老婆偷谷子，也没逃过他的眼睛。

知了不知疲倦的鼓噪着。天确实很热了。

雷爷爷坐在大门口，一面望望西南角上龙潭湖畔葱葱茏茏的芦竹丛，一面琢磨着关于龙潭湖交班的事儿。一抬头，瞥见场角上正走来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子，细高挑个儿，戴着一顶宽边草帽，左手提着长条形小布袋，右手拿着小海兜，看样子是到渠道里去捕泥鳅，送给生产队牧场喂鸡。雷爷爷喊住了他，严肃地说：

“水苗，快叫你们红小兵头头马上来，你——也要来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有特别任务。”

这个叫水苗的孩子，也是红小兵，是大猛的老搭档。村里人说这两个孩子是秤杆挂秤砣——谁也不离谁。水苗听雷爷爷要他喊大猛，并且有“特别任务”，心里感到吃重，就嗯了一声，迅速地放好布袋、海兜，把草帽朝壁角旁一丢，脚不踟地地朝龙潭湖方向跑去。

不一会儿，直通龙潭湖方向的大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“哒哒哒”，象扫机关枪，声音由远而

近。雷爷爷走到屋檐下，用手搭了一个遮阳望过去，只见一个光膀光脚丫的孩子飞奔而来，踩得泥路上飞起薄薄的尘雾。眨眼之间，一个黝黑胖壮的男孩子站在面前，喘得小胸脯一起一伏，平顶头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浮萍，显然是刚从龙潭湖里爬起来。他圆脸蛋上一双神气的大眼睛盯着雷爷爷，急切地问：

“爷爷，有啥特别任务？”

等他喘息稍定，雷爷爷就说：

“你在龙潭湖里搞什么？”

“那几条‘四年陈’的花白鲢真厉害，蹦翻了四张荷叶七棵菱秧，我把它再重翻过来。”

“噢。”

这时，水苗也赶到了。他额上沁(qìn)出豆大的汗珠，站在大猛的背后。两个孩子充满期待的目光，望着雷爷爷。

雷爷爷笑了笑，说：“大猛，队委给你爷爷提升了一级——原来是管水里游的，现在要管地上滚的啦！”

“大概龙鼻子上的西瓜熟了，派你望西瓜去？”

“对，你猜得准！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跑了和尚还有庙呀，这龙潭湖上的事情管不周全了。所以，队委

决定：我管龙潭湖的这个老差使要交给你们。”

雷爷爷这么一说，水苗乐得咧着嘴直笑；大猛激动得两手直往湿漉漉的短裤衩上抹，响亮地说：

“爷爷，你一百个放心！”

大猛还在心里说：这就是“特别任务”，多么重要、多么光荣的特别任务啊，我们也象大人一样了呀！

雷爷爷把鱼叉交给大猛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这龙潭湖就交给你们了。”

大猛就象新战士从首长那里接过一支步枪一样，从爷爷手中接过鱼叉。他又随手拣起一块抹布，把鱼叉刺擦得明光耀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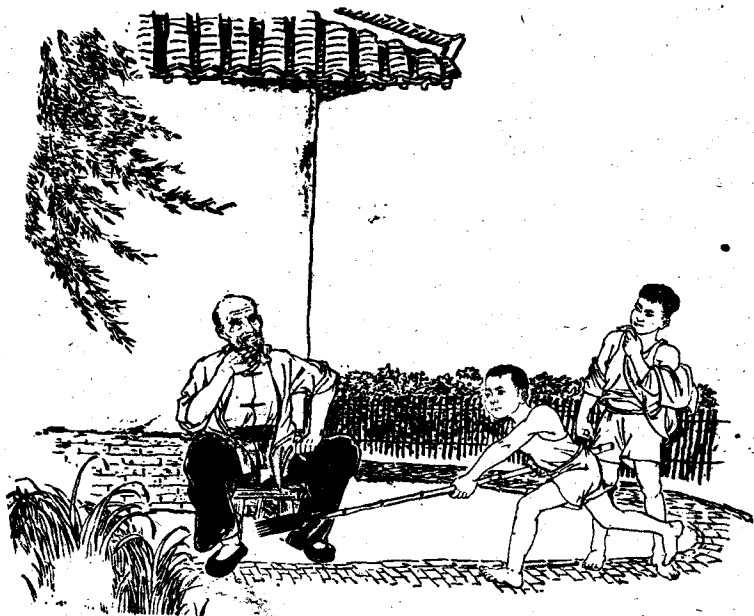
雷爷爷望着两人的高兴劲儿，又叮嘱道：“大猛、水苗，你们听着，这龙潭湖，底下有藕，水中有鱼，水面上有水葫芦，岸上有芦竹，这些都是社员们的血汗，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。龙潭湖看来很平静，有时也会有风浪。特别是你们这些孩子一上任，那些对着龙潭湖流口水的家伙，可能会动坏脑筋。你们脑子里可得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哟！”

大猛宣誓似地说：“爷爷，你一百个放心，谁的猪鼻子想嗅一嗅龙潭湖，我就请他吃这个！”说毕，只见

他两眉一竖，两眼一瞪，举起鱼叉来一个猛烈的虚刺。鱼叉柄在他手中激烈地弹动。雷爷爷望着大猛这个虎势势的武打动作，望着水苗捏得紧紧的小拳头，一捋(lǚ)白胡子，满意地笑了。

大猛掳起鱼叉，水苗跟在后面，两个孩子兴兴头头地跨出门槛，朝西南角上的龙潭湖方向走去。

傍晚，大猛向雷爷爷报告，龙潭湖平安无事。大



猛三扒两划的吃罢晚饭，又提着鱼叉，拿了手电，去约水苗一道上龙潭湖。从水苗家中出来时已经星月满天，几只纺织娘在路边草丛中唧唧啾啾地唱着歌，桃铃累累的棉花棵上起了夜露。水苗打了一个哈欠，说：“大猛，这么晚了，谁还有心思去偷鱼？”大猛嘘了一下，听出水苗有麻痹思想，就附在水苗的耳朵上小声地说：“手脚要轻，声音要小。黄鼠狼夜里偷鸡，夜里的时刻最最关键。”两人蹑手蹑脚地朝龙潭湖走去。

龙潭湖的夜色真美丽。

青葱的芦竹守卫着龙潭湖，满天繁星倒映在平静如镜的湖面上，觅食鱼儿打的水漩，波动着荷叶，连婷婷玉立、含苞待放的荷花骨朵儿也摇头晃脑起来。

大猛和水苗刚刚踏上龙潭湖畔的环形堤，突然湖对浜水面上“扑通”一声，水花飞溅。大猛一愣，急忙大声问：

“谁啊？晚上还游泳？吵得鱼儿睡不成觉，鱼儿掉了膘，要你赔！”

“沙——沙沙沙……”

湖面上没有人答话，只有水葫芦在水波的掀动

下发着沙沙声。水苗有些慌了，说：

“可能是鲤鱼精作怪了！”

“屁话，红小兵还搞唯心论！”

“又不是我造谣，人家在说龙潭湖里有鲤鱼精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小蹄儿。”

“小蹄儿？那不是地主石小麻子的孙子吗，他听谁说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大猛又向湖中喊了一声，还是没有回应，就掬起鱼叉，拉着水苗向南岸走去。那里有一条从岸上直通湖水边的踏步，是供社员们施肥取水用的。他们顺着踏步走了下去。大猛打开手电筒朝湖面上照去，只见靠近湖滩的一些荷叶和菱秧翻了转来，水苗象抓到证据似地说：

“鲤鱼精一跳，不就把荷叶蹦翻了？”

大猛根本不信这一套，但是他感到这里有大文章，两只虎势势的眼睛扫视着湖面，巴唧一声，把鱼叉朝湖滩上插个笔挺，把手电筒递给水苗，说：

“究竟是四只脚的还是两条腿的，我下去看看。”

大猛连短裤衩也不脱，两腿一蹲，两手猛向后一

挥，脑袋朝前一冲，来了一个“鱼鹰钻”，扑通一声，水花飞溅，人影不见了，好一会儿才在湖北岸露出头来。他用手抹了一下满头满脸的水，对着湖面喊道：

“谁偷鱼快些出来缴械投降。”

水苗也在南岸助威，向着芦竹丛大喊：

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。”

没有回声，龙潭湖显得更静了。

大猛的头又埋入水中。在一束雪亮的手电筒光照耀下，湖中心的几张荷叶一阵抖动，水苗知道，这是大猛在湖底下潜游过来。他来不及眨两下眼睛，脚跟前水面上的一张荷叶被什么东西顶开水面，接着冒出大猛的圆脑袋来。他呼哧着口鼻，湿漉漉地爬上岸，从湖滩上拔出鱼叉，说：“如果有坏蛋，他不会变成水獭(tǎ)，在水底下埋三天三夜。走，芦竹丛里好好找一找。”大猛举着鱼叉走在头里，水苗亮着手电筒跟在后面，两人沿着龙潭湖畔的环形堤，边走边看着芦竹根里究竟有啥东西，认认真真地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什么。大猛说：

“我不信有鲤鱼精，但我相信爷爷的话，现在还有披着人皮的豺狼精。这响声有鬼，真是龙潭湖里起

风波了。走，找爷爷去！”

龙鼻子上的望瓜棚里亮着马灯光。

刚到望瓜棚，雷爷爷掂着一根竹竿正从西瓜田里走出来。大猛把刚才的情况如实说了一番，雷爷爷听罢就说：“这响声真有些蹊跷。”他捋了一会白胡子，又说：“龙潭湖里的响声有些吓神吓鬼，说不定那个坏蛋企图把你们吓走了他好偷鱼。孩子们，走！我们去看看。”

三人急匆匆地来到龙潭湖。

大猛打开手电筒朝湖中心一照，不禁愣了，只见湖当中一长溜荷叶、菱秧翻得乱七八糟，踏步上还落下几棵断了茎的菱秧和一张荷叶，显然是刚刚有人用拖网偷捕过鱼，气得大猛一跺脚，直嚷：

“嗨，这龙潭湖里可真有披着人皮的豺狼精了。”

雷爷爷听了情况，看了现场，想了一下说：

“这响声怎么起的？你们一走为什么就下网？为什么你们小孩一上任，龙潭湖就起风波？孩子们，除了你们，今天还有谁到过龙潭湖？”

“石小麻子。”大猛回答说。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背了一袋猪草，在龙潭湖上转了一圈，对我

们说，龙潭湖里的鱼最大四岁，最小一岁，鱼多得一下湖会撞得你浑身起肿块。叫我们留心看管，说这是人民公社集体财产，里边还有他一份哩！”

“你怎么回答他？”

“我们不理他。有人说地主石小麻子比他偷谷子的老婆要好，‘望人眯眯笑，见人三弯腰’，老实多了。我不相信，这种人就象屋檐上的胡葱——根焦叶烂心不死。”

“孩子，你想得对。你们还听到什么？”

水苗把石小麻子的孙子小蹄儿讲的那件事也如实说了。雷爷爷听了之后说：

“石小麻子为什么到龙潭湖上来‘关心’？他的孙子为什么讲起会在荷叶上跳舞的鲤鱼精？小孩一管龙潭湖，湖里为什么就有响声？孩子们，这一连串问题可有一根黑线呀！”

孩子们沉默了。大猛想了一下说：

“就算石小麻子来偷鱼，他跳下湖往哪里躲呢？”

“这个问题你们多想想。”雷爷爷继续说：“这龙潭湖原是地主石小麻子的地产，是他的一只私人大鱼缸，自捞自吃真得意；解放后回到贫下中农手中，现在成了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，他在湖岸上走一步，

我们要对他望三望，这种人能死心？”大猛一听，火了，拔起刺在泥地里的鱼叉，说：

“肯定这个老坏蛋偷的鱼，我们抄他老窝去！”

“捉贼凭赃啊！不能莽动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注意他的动向就是了。”

大猛想起在爷爷面前夸下“一百个放心”的海口，心里难过极了。雷爷爷理解他们的心情，劝慰似地说：

“孩子们，不要难过，俗话说‘贼走关门不算晚’，好好吸取教训，提高警惕就是了。你们回去休息，今夜我两头兼顾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金色的阳光照得龙潭湖上明晃晃的。

大猛和水苗望着湖面出神。湖中心的几张锅盖般大的荷叶破碎了，那龙潭湖里的“大王”——一条十来斤重的大花白鲢，本来是有规律地在这一簇荷叶旁边时浮时沉，可现在不见了，是不是昨晚受了惊吓潜伏在湖底？还是被那个坏蛋偷走了呢？大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心里还老想着爷爷的一句话：捉贼凭赃。到哪里去找石小麻子的赃呢？忽然，旁边

芦竹丛里探出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的头来，水苗眼睛尖，见是小蹄儿，就喊：

“小蹄儿，快过来！”

小蹄儿畏畏缩缩、欲进不前。

大猛见是小蹄儿，心中激起一连串的问题：讲龙潭湖里有鲤鱼精的是小蹄儿——小蹄儿是石小麻子的孙子——石小麻子是龙潭湖旧日的主人。爷爷所说的那根黑线，不是可以把这些问题串连起来吗？爷爷还说捉贼凭赃，就从小蹄儿身上开始查吧！于是大猛双眉一拧，急中生智，想了一个办法。他对水苗使劲地使了一个眼色，同时转向畏葸(xǐ)不前的小蹄儿，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小蹄儿，你讲的话一点不错，昨夜我们真的在龙潭湖里看到了鲤鱼精。”

小蹄儿听大猛这么一说，活跃起来，眉飞色舞地说：

“是有鲤鱼精么！你们看到的是啥样子？”

“黑古隆冬的，看不清面目，只听见咚咚响。”

“嗨，这家伙真神！我爷爷看得可清楚哩，有一百来斤重，一人多高，月亮一出来，它还用尾巴站在荷叶上扭秧歌哩。我爷爷真有办法，他有一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小蹄儿突然闭了嘴。水苗急切地问：“你爷爷有一根什么东西？”小蹄儿只是嗯嗯，怕说漏嘴似的吱不出词儿。大猛很机灵，心想：如果逼得太紧，会坏事的，必须给他一个下台势，就对水苗丢眼示意，说：

“小蹄儿的爷爷还有什么好货，一根破扁担吆！”

“对，就是一根破扁担。”

小蹄儿自感说漏了嘴，又见大猛给了他下台势，就松了一口气，走了。

大猛透过芦竹丛，见小蹄儿走远了，一拍巴掌快活地说：“小蹄儿这话，真叫糯米糰子掉在地上——摔出馅来了。是石小麻子编造了鲤鱼精的谣言，又叫他的孙子当传声筒吓我们，为他偷鱼作掩盖。可石小麻子有一根什么东西呢？最好能到他的狗窝里去看看。”水苗说：“是不是争取一下小蹄儿呢？”大猛很赞成，说：“这样做最好，这叫孤立敌人，壮大自己。”接着，两人在龙潭湖畔的芦竹荫下研究着一个侦察石小麻子的计划。大猛说：“这个计划要报告队长，他批准了，我们两个一道干。”

吃罢中饭，广播喇叭播音结束，老槐树上的钟声